日知録　二　巻二、三

国立国会
29.1.22
図書館

049.2
Ko357n
W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蔵書
国立国会
29.7.22
図書館
536123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帝王名號

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逸
周文定修春秋劉子臣聞古者不以名爲諱堯典稱有鰥
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同一帝之名典謨之作直載其君
所作乃虞氏史官之名而不避也改之尚書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
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禹朋之後五子之歌則曰
皇祖脩征則曰先王無言堯舜禹湯者不敢名其君也自序
至發皆名也夏后氏之季而始有以十干爲號者築之癸
商之報丁報乙報丙王主癸皆號以代其名殷質以生

国立国会図書館 29.7.22 図書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曰名自天乙至辛皆號也太甲沃丁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皆以爲書篇之名惟其號也商之王著號不著名而名之見於經者十天乙之名履辛之名受是也武庚亦是號武祿父乃名也曰湯曰紂則臣子所得稱故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受紂也號則臣子所得稱故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商相亂也微子之諭箕子乃言乃顧烈祖以告我先正諸侯武湯曰成湯曰湯孫也徽子之諭箕子乃言乃顧烈祖以告我先正諸侯成湯肯對其臣子稱之曰文祖曰藝祖曰神宗曰皇祖曰烈祖曰高祖曰高后曰中宗曰高宗而廟號起矣曰玄王曰武王而謚立矣曰大舜曰神禹曰大禹曰成湯曰寧王而稱號繁矣自夏以前純乎質故帝王有名而無號自商以下漸乎文故有名有號

而德之盛者有謚以美之於是周公因而制謚自天子達於卿大夫美惡皆有謚而十干之號不立（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子丁公子乙公乙公子癸公丁公子乙公猶用商人之稱陸淳曰史記世本屬王以前諸侯有謚者少其後乃皆有謚）然王季以上不追謚猶用商人之禮焉此文質之中而臣子之義也嗚呼此其所以爲聖人也歟

九族

宗盟之刻先同姓而後異姓喪服之紀重本屬而輕外親此必有所受之不自周人始矣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孔傳以爲自高祖至玄孫之親蓋本之喪服小記以三爲五以

五爲九之說而百世不可易者也牧誓數商之罪但言昏棄厥遺王父母弟而不及外親呂刑申命有邦歷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而不言甥舅古人所爲先後之序從可知矣故商雅謂於母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而昏禮及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並釋爲父子孫（儀禮昏禮記注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之子孫也）杜元凱乃謂仲尼燕居篇故三族和也（注三族父子孫之不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已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左氏傳公六年傳注）然則史官之稱帝堯舉其疏而遺其親無乃顛倒之甚乎且

九族之爲同姓經傳之中有明證矣春秋魯成公十五年宋共公卒傳曰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正卿而唐六典宗正卿掌也其公距戴公九世凡十三公內除五公同世者四公而唐六典宗正卿掌皇九族之屬籍以別昭穆之序紀親疏之別九廟之子孫其族五十有九先皇帝一族景皇帝之族六元皇帝之族三高祖之族二十有一太宗之族十有三高宗之族六中宗之族四睿宗之族五此在玄宗之時已有七族（中睿二宗同爲一世）若其歷世滋多則有不止於九者而五世親盡故經文之言族者自九而止也（杜氏於襄十二年傳注曰同族謂高祖以下則前說之非不待辨而

明父孔氏正義謂高祖玄孫無相及之理祖六年不知高祖之兄弟與玄孫之兄弟固可以相及如後魏國子博士李琰之所謂壽有長短世有延促不可得而齊同者如宋洪邁容齋隨筆言嗣濮王士歆在隆興爲從叔祖在慶元爲高叔祖其明證矣余丁未歲在大同遇曾叔祖在慶元爲高叔祖其世次於孝宗爲兄弟而上距秦晉二府見在者多其去七世系亦何必五十改其世次於孝宗爲兄弟而上距秦晉二府見在者多其去七世系亦何必一百八十年秦晉二府見在治之元帝堯之世高祖玄孫之族無一二人同在者乎疑其不相及而以外戚當之其亦昧於齊家治國之理矣

路史曰親親治之始也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爲五以五

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所謂九族書堯典六合生則有父牡則有子父子與已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祖禰廟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　父者子之祖因上推之以及於已之祖子者父之孫因下推之以及於已三爲五也已之祖自已子視之則爲曾祖子父自已孫視之則爲高祖王父已之孫自已父之曾高上推以及已之曾玄是所謂以五爲九也陳氏禮書曰已之所親以五爲七記不言者以父子一體而高玄

與曾同服故不辨異之也服父三年服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而皆齊衰三月者不敢以大小功旁親之服加乎至尊故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此所謂上殺服適子三年庶子期適孫期庶孫大功（適孫傳重長子者無適孫則長子在皆爲庶孫也）則曾孫宜五月而與玄孫皆緦麻三月者曾孫服曾祖三月曾祖尊也故加而衰曾孫卑也故服緦麻此所謂下殺服祖期則世叔宜大功以其與父一體故加以期（兄弟之子猶子之兄弟進而爲期其服同於祖父故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從世叔則蒸矣亦所不

及故服小功族世叔又疏矣故服緦麻此發父而旁殺者也祖之兄弟小功曾祖兄弟緦麻高祖兄弟無服此發祖而旁殺者也同父至親期同祖爲從大功同曾祖爲再從小功同高祖爲三從緦麻此發兄弟而旁殺者也父爲子期兄弟之子宜九月不九月而期者以其猶子而進之也從兄弟之子小功再從兄弟之子緦麻此發子而旁殺者也祖爲孫大功兄弟之孫小功從兄弟之孫緦麻此發孫而旁殺者也蓋服有加也有報也有降也祖之齊衰世叔從子之期皆加也曾孫之三月與兄弟之孫五月皆報也

若夫降有四品則非五服之正也觀於九族之訓如去考妣之文而知宗族之名服紀之數蓋前乎二帝而有之矣

後漢孝文太和中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曾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爲列悉序昭穆爲次用家人之禮此由古聖人睦族之意而推之者也

舜典

古時堯典舜典本合爲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後而盾岳之者必稱舜曰者以別於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曰問荅之辭已明則無嫌也

惠迪吉從逆凶

善惡報應之說聖人嘗言之矣大禹言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湯言天道福善禍淫伊尹言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孔子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豈真有上帝司其禍福如道家所謂天神察其善惡釋氏所謂地獄果報者哉善與不善一氣之相感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不期然而然無不應也此孟子所謂志壹則動氣而詩所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如取如攜者也其有不齊則如夏之暑冬之煥得於一日之偶逢而非四時之正氣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若曰有鬼神司之屑屑焉如人間官長之爲則報應之至近者反推而之遠矣

懋遷有無化居

懋遷有無化居化者貨也古化作貨二字多通用史記仲尼弟子傳與時轉貨貨索隱曰家語作化貨是化通於貨也貨通而不積則謂之化留而不散則謂之貨虞夏之世日化而已至殷人始以貨名仲虺有不殖貨利之言三風有殉於貨色之儆而盤庚之誥則曰不肩好貨於是移化之字爲化生化成之化而厚斂之君發財之主多不能之物矣

舜作南風之歌所謂阜之以九歌者也左傳文八年郤缺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讀之然後知解吾民之慍而自阜其財乃以來天下之慍者必在乎阜吾民之財

三江

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東邏北會黑蕩淞江也東江今之婁江也蓋皆因城名江猶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塘江也本郡吳記禹貢該括衆流無獨遺浙江之理而會稽又無以目合諸侯計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功之地也特以施功少故不言於導水爾三江既入一事也震澤底定又一事也後之解書者必謂三江之皆由震澤以二句相蒙爲文而其說始紛紜矣程大昌山蜀水經既之一語爲起下文則嘉水東西皆入於海震澤東北入於江東南入於海越秦隴西亂流渭乎同謂解顓之也能錫土姓

今日之天下人人無土人人有姓甚者同姓之國數十而異姓之邦不過一二宋以下帝王之裔僑於庶人無世守之固錫姓之法廢而賜姓之法廢而魏齊以下洎乎漢之姓雜於諸夏矣氏族之源春秋傳言氏姓之家居然瓜州蓋古者分後之鄙儒讀禹貢而不知其義者良多矣

厥弟五人

夏商之世天子之子其封國而爲公侯者不見於經以太康之尸位而有厥弟五人使其施建諸侯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杜氏解曰弟傷也咸同也則公傷夏殷之政世疏其親咸以亡國故廣封其兄弟而少康封至簒夏哉富辰言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其庶子於會稽以奉守禹祀二十餘世至於越之句踐卒霸諸侯有禹之遺烈夫亦監於太康孤立之禍而然與若乃孔子所謂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名子其子者亦從此而可知之矣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堯舜禹皆都河北故曰冀方至太康始失河北而五子御其母以從之於是僑國河南再傳至相卒爲浞所滅古之天子失其故都未有能國者也周失豐鎬而平王以東晉失雒陽宋失開封而元帝高宗遷於江左遂以不振惟殷之五遷圮於河而非敵人之窺伺則勢不同爾唐自玄宗以後天子屢嘗出狩乃未幾而復國者以不棄長安也故子儀回鑾之表代宗垂泣宗澤遷京之奏忠義歸心嗚呼幸而濟之縱欲不爲民心所附少康乃得以一成之衆而

誅之過鋤之人主不幸失其都邑而爲興復之計者其鑒之哉

夏后氏本在安邑太康畋於洛表而羿距於河則冀方之地入於羿矣惟河之東與南爲夏有五后相失國依於二斟於是使濟用師entr 斟灌在今壽光縣以伐斟鄩在今鞏縣西南斟尋在今鞏縣西北遂滅左傳哀元年乃遁於過今掖縣以制東方處猶於戈壯氏舊在宋鄭之閒以控南國襄四年其時羿奔有鬲今德平縣在鬲之東少康奔有虞今虞城縣在河之南而自河以內無不安於夏賦者

突合魏絳伍員二人之言而以觀當日之形勢而少康之

所以有德兆謀者亦難乎其爲力矣竹書帝太康元年
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後人因之遂以冀州爲中國之號楚
辭九歌覽冀州兮有餘淮南子女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兗
路史云中國總謂之冀州穀梁傳曰極五鄭同姓之國最
在乎冀州正義曰冀州者天下之中州唐虞夏殷
皆都焉以鎮近王畿故與冀州別爲號

屬官

羲和尸官慢天也葛伯不祀亡祀也王於動六師之誅與
鄰國之伐古之聖人其敬天尊祖也至矣故王制天子祭
守其割牲諸侯必先於不敬不孝

惟元祀十有二月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元祀者太甲之元年子有二月書
奭子之月益昭之崩必以前年之十二月也商練而祔伊
尹祔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祔湯於廟也其祔者祔
君祔廟而後嗣子即位故成之爲王而伊尹乃明言烈祖
之成德以訓於王亂若自桐歸亳以主祀之十二月者則
適當其時而非有所取爾
即位者即先君之位也太祔則喪
也故祔廟而後嗣子即位殷練而祔即位必在期年之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周喪既而祔故踰年斯卽位矣（如魯成公以八月葬十二月葬襄公以明年正月葬）有不待葬而卽位如魯之文公成公者其禮之未失乎三年喪畢而後踐天子位舜也禹也練而祔祔而卽位也踰年正月卽位周也世變愈下而柩前卽位爲後代之通禮矣

酒酣擊鼓

酒酣耳熱天下者必先於得河東秦取三晉而後燕齊燕代東北隅也秦晉陽而後滅齊故曰各

百萬之師

古之官有重異而名同者大師少師是也其一爲文臣周官所謂三孤也論語之少師陽（似參官之佐而周語單之小師者也故史記言紂之將亡其大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奔周而後儒之傳說以爲微子也（開本記　漢書古今人表亦有之）

殷紂之所以亡

自古國家承平日久法制靡弛而上之令不能行於下凡有不亡者也紂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謂不盡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紂之爲君沈湎於酒而是一時之威不
文宣之比耳商之衰也久矣一變而
不從其命再變而微子之書則小民
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今無災可
不立者矣史記湛王高湛書曰
之時民志不人
不能存而況以紂之狂
宣之惡未必滅於紂而齊
而齊以亡者文宣承神武之餘紀綱粗立而又有楊愔輩
爲之佐主晉於上而政
故亡文得而反之然則論
至不仁者偏辭也未得爲
武王伐紂

武王伐商紂剖而立其子武庚使守商祀
未嘗亡也所以興乎紂者在商諸侯不有天下而已矣
書序言三監及淮夷殷周公初誥不殷社稷不遷畔殷
或王既黜殷命殺武庚殺管叔遷蔡仲于蔡周公殺管叔遷蔡仲于蔡周公殺
商殷頑民遷于洛邑作大誥又言
爲墟也是則殷之亡其天下與在紂之自焚而亡其國並
在武庚之見殺蓋武庚之存殷者猶十有餘年使武庚不

畔則殷其不翦矣

武王克商天下大定列王與國乃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而仍以封武庚降在矦國而猶得守先人之故土蓋帝之致牲曾叔於商武王無富天下之心而不以頻煩之事庶未亂猶謂之商武王無富天下之心而不以頻煩之事疑其子孫所以畏平後世之篡弒而必於宋焉謂大火之祀商武庚既畔乃命微子啓代殷而必於宋焉謂大火之祀商人是因甲遷其地也是以知古聖王之征誅也取天下而不取其國誅其君弔其民而存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

淮南子注曰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族古之道也　武王甚不知商之臣民其來尚爲周者皆殷都之人公族世家之所教流風善政之所漸一有不靖易爲搖動而必以封其遺層蓋不以昭逆德其子孫而明告萬世以取天下者無滅國之義也故宋亦三朝則曰臣也尚人待之則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則侯服於周也自其爾人言之則以商之臣事商之君無變於其初也武王以下去微子之世遠矣而曰老惠娶於商左傳二十四年傳曰天之棄商久矣僖二年傳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哀九年傳語是以知宋之得爲商也國語吳王夫差閽爲淡溝通於商魯之閒莊子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韓非子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逸周書王會篇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　案記禹

曰矣盤

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鄭氏注詩宋詩也是商人曉然知武王周公之心而君臣上下各止其所無復有怨懟不平之意與後世之人主一戰取人之國而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者異矣樂記曰投殷之後於宋此本之呂氏春秋乃戰國時人之妄言

切武王下車即封徵子更諛

或曰遷殷頑民於雒邑何由以頑民爲商俗靡靡之民者先儒解說也蓋古先王之用兵也不殺而待人也仁恕征之役其誅者事主一人武庚而已誅主一人管叔而已下此而因下此而降下此而遷而所謂頑民者皆畔逆之

徙也無逮繫於誅之法而又不可以復置之殷都是不得不遷而又原其心不欲離之四裔故於雒邑又不忍斥言其畔故止曰殷頑民其於殷者如祝佗所謂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鑢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是也要蓋一國而遷之也或曰何以知其爲畔黨也曰以召公之言雖民知之不畔何以言雖非敵百姓也古聖王慈與一國爲讎者也

七古以來無殺君之事湯之於桀也放之而已使紂不自

使武王未必不以湯之所以待桀者待紂而自焚也此武王之不幸也當時八百諸侯雖並有除殘之志然一聞其君之見殺則天下之人亦且惴疑震駭而不能無歸過於武王此伯夷所以斥言其暴也及其反商之政封殷之後人而無利於其土地焉天下於是知武王之兵非得已也然後乃安於紂之亡而不以爲周師之過故箕子之歌慍發童而已無餘恨焉非伯夷親而箕子疏又非武王姑暴而終仁也其時異也

殷士之書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我小國以天下爲公而不私其有之名分殷人以此中心悅而誠服卜世三十卜年六百有餘之矣

泰誓

禽之辭海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後封乃曰獨夫受哉惟作威乃世儀曰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何主於此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讎之豈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晉間人之偽撰者

蔡氏曰泰誓武成一篇之中凡一人之口文氣不屬氏言疑其書之晚出非盡出一人之手然益已見及

學此特以注家之誤未敢直言其病耳

宗夢協朕卜筮予休祥殷商必克伐君大事而託之乎夢其謀信之殆卽呂氏春秋載殷齊之言謂武王楊夢以說衆者也左傳昭七年晉史墨之言曰簒襲于夢武王所用也是當時已有此語

孟子引書王曰無敵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今改之曰罔或無敵寧爾也非敵百姓憔憔若崩厥角後儒遂曲爲之說而不可通矣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凡百姓之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

寧爾惟我一人之寧今我當順民心以誅無道也蔡氏謂民皆有責於我似爲紆曲

王朝步自周

武成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召誥王朝步自周于豐畢命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不敢乘車而步出國門視之王也馬氏曰豐文王廟所在鄭氏以爲出廟入廟皆步行今按書言步自周則不但於廟也雖燕行亦步行

十五里則汉太遠

後之人君驕恣惰佚於是有輦而行國中趋而見羣臣非先王之制矣皇帝禁中房間小車可以乘入漢書見於漢儀注

吕氏春秋出則以輿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蔽之

機杖乘七發本此作撅痿之機 宋呂大防言前代人主在宮禁之中乘輿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前殿此勤身之法也 清波雜志

太祖實錄吳元年上以諸子年長宜習勤勞使不驕惰命內侍製履履行廵每出城稍遠則馬行其二步趨其一至崇禎帝亦嘗步禱南郊嗚呼皇祖之訓遠矣

大王王季

中庸言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大傳言武王於牧之野既事而退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

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二說不同今按武成言丁未祀于周廟而其告庶邦冢君稱大王王季金縢之冊祝曰若爾三王是武王之時已追王大王王季而中庸之言未爲得也緜之詩上稱古公亶父下稱文王是古公未上尊號之先文已稱王而大傳之言未爲得也仁山金氏曰武王舉兵之日已稱王矣故類於上帝行天子之禮而稱有道曾孫周王發必非史臣追書之辭後之儒者乃嫌聖人之事而文之非也然文王之王與大王王季之王自不同時而追王大王王季必不在周公踐阼之後疑武王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克商先已追尊文王史記伯夷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

彝倫

彝倫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謂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倫而已能盡其性以至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彝倫攸斁矣

龜從筮從

古人求神之道不止一端故下筮必用龜終以龜為主周禮大卜凡國之大事先鬱而後卜注當用卜者先鬱之卽有漸也於鬱之凶則止不卜然而洪範有龜從筮從者則知古人固不拘乎此也大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故傳曰筮短龜長左傳公將以一極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卜人曰筮短龜長弗從不如從長注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曲禮卜筮決嫌疑定猶豫是終始能求象故以為短也自漢以下文帝代來猶有大橫之兆藝文志有龜書五十三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而後則無聞唐之李棲遂有廢龜之論矣舊唐書

周公居東

王少國疑周公又出居於外而上下安寧無腹心之患者二公之力也武王之誓衆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於此見之矣荀子曰二公仗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

微子之命

微子之於周蓋受國而不受爵受國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以示不爲臣之節故終身稱微子也孔氏書傳曰微畿內國名子爵也

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衍之繼其兄繼宋非繼微也而稱微仲者何猶微子之心也云王於衍之子稱則遠矣於是始稱宋公嗚呼吾於洪範之言十有三祀微子之命以其舊爵名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奪人之所守也後之經生不知此義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迹於天下矣

酒誥

酒爲天之降命亦爲天之降威紂以酗酒而亡文王以不腆於酒而興興亡之幾其原皆在於酒則所以保天命而畏天威者後人不可不謹矣

召誥

日知錄　卷之二

古者吉行日五十里故召公營洛乙未自周戊申朝至於洛凡十有四日師行日三十里故武王伐紂癸巳自周戊午師渡孟津凡二十有五日漢書以爲三十一日誤

元子

微子之命以微子爲殷王元子召誥則又以紂爲元子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又曰有王雖小元子哉人君謂之天子故仁人之事天如事親

其稽我古人之德

傅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武王之誥康叔既誡之古先哲王又求之商耆成人又別事之以稽我古人之德而後進之以稽謀自天及成王之作周官亦曰學古入官曰丕學牆面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學古而欲稽天豈非不耕而求穫乎

節性

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此性善之說所自出也節性惟日其邁此性相近之說所自出也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

先公酌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

人主坐明堂而臨九牧不但察羣心之向背亦當知四夷之忠姦故嘉禾同穎美侯服之宜風底貢厥獻戒明王之慎德所謂敬識百辟享也昔者唐明皇之致理也受張相千秋之鏡聽元生于蒿之歌亦能以謇諤爲珠璣以仁賢爲器幣及乎王心蕩佞諛日崇開廣運之潭致江南之貨廣陵銅器京口綾衫錦纜牙檣瀰亘數里靚妝鮮服和者百人乃未幾而蘄門之亂作矣然則韋堅王鉷之徒劍

民以奉其君者皆不役志于享者也易曰公用享于天子而殷爲侯服矣此之謂惟爾王家我適

小人弗克若明皇者豈非享多儀而民曰不享者哉

惟爾王家我適

朝覲者不之殷而之周訟獄者不之殷而之周於是周爲

王來自奄

多方之誥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殷來自奄是多方當在多士之前後人倒其篇第耳（元儒王柏論亦同此）但更置太多未敢信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誅而懼遂與淮夷徐戎並

興而周公東征乃至於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討其君是也伐奄成王時事上言相武既克而成王踐奄蓋行王因誅紂而遷言之耳

巡狩之事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是也多方篇云周公曰王若曰是周公尚未遷殷而王已踐奄矣孔傳以爲奄再叛者拘於偏之說至于再至于三尤後而強爲之說當從蔡氏說

建官惟百

王作周官之書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夏商官倍者代不遠其多寡何若此之懸絶哉且天下之事一職之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以名至於庶司僚屬亦第以爲區畫制度而莫詳其實昔以爲唐虞之官不止於百而其咎繇伯與朱虎熊羆之倫暨侍御僕從以至州有二伯一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以名者二十有二人其餘九官之佐又靡慮百數而已其他則穆王之命所謂愼簡乃僚而天子不親其黜陟者也故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夏商之建法日詳而人主之職日侵於下其命於天子者多故倍也觀於立政之書內至於亞旅外至於表臣百司而庶微盧烝三

亳阪尹之官又虞夏之所未有則可知宋杜氏通典言漢
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朝惟丞相命於天子其御史大夫
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懲吳楚之亂殺其制度罷御史大夫
以下官至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
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吏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補歷代因
而不革洎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後幸乃賜其資官
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
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寖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
精騭由此起也故劉炫對牛弘以為大小之官悉由吏部

此政之所以日繁而沈飽濟之議欲令六品以下及家
之屬許州府辟引唐書百官志吏部郎中初太宗省內外官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
後之人見周禮一書設官之多職事之密以為周之盛
以致治者如此而不知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之外文王
罔敢知也然則周之制雖詳而意猶不異於唐虞求治
之君其可以天子而預銓曹之事哉

司空

司空孔傳謂主國空土以居民宋必然蹟師古曰空穴也
古人穴居主穿土為穴以居人也見漢書百官公卿表
此說必有所本易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傳云上古穴居而野處詩云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今河東之人尚多有穴居者今人謂窯即古陶字莊子謂谷窯也洪水之後莫急於真民居故伯禹作司空爲九宮之首

顧命

讀顧命之篇見成王初喪之際康王與其羣臣皆吉服而無哀痛之辭以召公畢公之賢反不及子産叔向誠爲可疑再四讀之知其中有脫簡（本言窮禮知是闕文當有新君已朝諸侯而成王尚未殯史官略無一言記及者乎）而狄設黼扆綴衣以下即當屬之康王之誥

伏生本以顧命康王之誥合爲一篇自此以上記成王顧命發遐之事自此以下記明年正月上旬康王即位朝諸侯之事也古之人君於即位之禮重矣故即位於廟受命於先王祭畢而朝羣臣羣臣布幣而見繼後成之爲君春秋之於魯公即位則書不即位則不書蓋有遭時之變而不行此禮如莊閔僖三公者矣康王當太平之時爲繼體之主而更錄其遺文訓告以爲一代之大法此書之所以傳也記曰未沒喪不稱君而今書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又曰周卒哭而祔而今曰諸侯出廟門俟是已祔之後也記曰卒哭成事是已

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傳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而今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七月之餘也因其中有殷冪之餘而後之說書者並以繫之越七日癸酉之下所以生後儒之論而不思初崩七日之間諸侯何由而畢至乎蘇氏弁卿其不通而以爲問疾之諸侯或曰易吉可乎曰此周公所制之禮也以宗廟爲重而不敢凶服以接乎神釋三年之喪以諡斯須之敬此義之所在而天子之守與士庶不同者也商書有之亮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漢書孝文紀元年冬十月辛亥
高廟燔發柩
皇帝衰服而入廟哭

傳賢之世天下可以無君故堯崩三年之喪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傳子之世天下不可無君故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自狄設黼扆綴衣以下皆陳之朝者也設四席者朔望慶聽政事養國老燕親屬皆新天子之所有事而非事亡之謂也自王麻冕黼裳以下皆廟中之事也自王出在應門之內以下則康王臨朝之事也

周之末世固有不待葬而先見廟者矣左傳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王崩于榮錡氏五月庚辰見王六月丁巳

景王其曰見王者見王子猛於先王之廟也不待期而葬
王猛不待期而葬景王則以子朝之爭國也然不言即位
但曰見王而已孰謂成康無事之時而行此變禮哉
書之脫簡多矣如武成之篇蔡氏以爲尚有闕文洛誥成
辰王在新邑則王之至洛可知乃二公至洛並詳其日月
而王不書金氏以爲其間必有闕文蓋終生老而忘之事
然則顧命之脫簡又何疑哉孔子有言諸非有司失其
則武王之志荒矣余於顧命敢忘之以斷千載之疑

矯虔

說文矯揉箭也故有用力之義漢書孝武紀注曰矯
昭曰詐稱爲矯強取爲虔周語注以詐用法曰矯

冏中宇信以覆詛盟

國亂無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見理於是不遵
不愬之於神而詛盟之事起矣襄公遇暴公之讒則出其
三物以詛爾斯屈原遭子蘭之讒則告五帝以折中命然
鑒而聽直至於里巷之人亦莫不然而鬼神之往來於人
間者亦或著其靈爽於是賞罰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
宜蟲之俄其畏王缺常不如其畏鬼責矣乃世之君子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有所取焉以輔王政之窮今日所傳地獄之說感應之書皆苗民詛盟之餘習也明閑葉常巖寡罪盡則王政行於上而人自不復有求於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所謂絕地天通者如此而已矣

文侯之命

竹書紀年幽王三年嬖褒姒五年王立褒姒之子伯盤古服字與盤字相似而誤爲太子九年申侯與西戎及鄫十年王師伐申十一年申人鄫人及大戎入宗周殺王及王子伯盤申侯魯侯尊立王子余臣於攜王二王並立平王元年平王東徙雒邑而復使周人爲之戍申竹書紀年平王三十三年楚人侵申三十六年壬戌申侯之伐幽王之弒不可謂非出於平王之志者矣當日諸侯但知其家嗣爲當立而不察其與聞乎弒爲可誅

輸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平王元年平王東徙雒邑晉侯曾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於成周工子二年晉侯殺王子余臣於攜在傳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諸侯書攜王卿杜氏以攜王爲偽服蓋失之不攷然則文侯之命報其立己之功而鞏之以殺攜王之效也鄭公子蘭之從晉文公而東也諸侯之師聞鄭晉人許之今平王既立於申申國在今信陽州自申遷於雒邑而復使周人爲之戍申竹書紀年平王三十三年楚人侵申三十六年壬戌申侯之伐幽王之弒不可謂非出於平王之志者矣當日諸侯但知其家嗣爲當立而不察其與聞乎弒爲可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號公之立王子余臣或有見乎此也自文侯用師晉鄭王
以除其偪而平王之位定矣後之人徒以成敗論而不察
其故遂謂平王能繼文武之緒而惜其棄岐豐七百里之
地豈謂能得當日之情者哉孔子生於二百年之後蓋有
所不忍言而錄文侯之命於書錄揚之水之篇於詩其意
微矣葛藟詩序謂平王棄其九族似亦未可盡非（古今人表以平王申侯與幽王褒姒號石父同列下下）
傳言平王東遷繇周之臣子莫敢其名爾綜其實不然凡言
遷者自彼而之此之辭盤庚遷于殷息也幽王之亡宗廟
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蕩然昔謂鎬京之地已爲西戎所有
平王乃自申東保於雒天子之國與諸侯無異而又有攜
王與之頡頏並爲二主者二十年其得存周之祀幸矣而
望其中興哉（如東晉元帝不可謂之遷於建康）

秦誓

有秦誓故列秦誓有秦詩故錄秦詩述而不作也謂夫子
秦穆公之盛僅霸西戎未嘗爲中國盟主無論齊桓晉文
即楚莊吳闔閭之霸亦不敢望楚之靈王吳之夫差合諸侯而制天下之柄
春秋以後秦益中衰吳猶頡頏齊晉之間曰秦之興始於孝公之用

商輅成於惠王之取巴蜀蠶食六國并吞二周戰國之秦也非春秋之秦也其去夫子之卒也各并二百六十年矣惡知周之必并於秦哉若所云後世男子自稱秦始皇人我房顚倒我衣裳笙妙丘而亡吾近於圖讖之流非所以言孔子矣

甘誓天子之事也周征諸侯之事也湯誓泛言之見諸施行之事可以繼天子也費誓泰誓之存繼是也

古文尚書

漢時尚書今文與古文爲二而古文又分爲二

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者五十七篇分堯典爲二舜典益稷爲二皋陶謨爲二盤庚爲三康誥酒誥召誥爲二洛誥爲二多士爲二君奭爲二多方爲二立政爲二顧命爲二康王之誥爲一冏命爲二故五十九篇也劉向別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玄序贊云後又得泰誓一篇故五十九篇又曰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歐陽生字和伯史失其名夏侯勝勝從兄子建皆傳休生尚書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內泰誓非伏生所傳師古曰此今文與古文爲二也又曰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其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

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師古曰見行世二十九篇之外更得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宜劉向以中古文師古曰中者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亳簡二十五字簡二十三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劉敞曰此所述者本之劉歆七略不知中古文即安國所入百及王莽未遭赤眉之亂焚燒無餘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言此爲最多者明張霸加之以百二篇爲偽　遭巫蠱未立於學宮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

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又傳左氏常
授號徐敖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途惲子真子真授河南
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傅末又古平帝時立左氏春
漢書十四博士無劉歆爲國師建武時廢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而後
之蓋光武時廢秋書大常博士欲立又曰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
此諸家之孝故也又曰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
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或分析之或合之又采左氏傳書序
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
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此又孔氏古文
與張霸之書爲二也後漢書儒林傳曰孔僖魯國魯人也

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又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賈逵傳肅宗好古文尚書詔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爲三卷帝善之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又曰建初中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然則孔傳所受之安國者竟無其傳而杜林賈逵馬融鄭玄則不見安國之傳而爲之作訓作傳作注解此則孔鄭之學又當爲二而無可疑矣劉陶傳曰陶明尚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館參用不文古）

晉之一統無傳者馬融注古文尚書十卷鄭玄注亦十卷九卷則見於舊唐書藝文志又有王肅注亦十卷新唐書開元之時尚有注書而未嘗亡也授陸氏釋文

言馬鄭所注二十九篇則亦不過伏生所傳之二十八篇并經典敘錄以下爲一篇二皋陶漢書益稷一篇三禹貢四甘誓五湯誓六盤庚七高宗肜日八西伯戡黎九微子十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二十五呂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費誓二十八秦誓而泰誓別得之民間合之爲二十九孔子正義曰史記及漢書儒林傳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然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

書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蒙之與泰誓
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
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云伏生
所出不復曲別分析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 且
非今之泰誓有白魚入於王舟等語董仲舒對策引之其所謂得多十六篇者
不與其間也隋書經籍志曰馬融鄭玄所傳惟二十九篇
又雜以今文非孔子壁書自餘絕無所說 正義曰鄭玄書序注云伏生所傳之
外增益二十四篇舜典一也作九工九篇十一大禹謨二
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
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遂
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上一篇爲一卷凡共
九篇合爲一卷通十六卷以合於漢藝文志得多十六篇
之數此即張霸之徒所作僞書也 與舊唐書所載卷目
不同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示衆

之遂殺陽夫小夏侯尚書並立書傳之
鄭玄獨之學上之 此後引鄭玄書序注云太保鄭康成依古文逸書
晉授汝南梅賾賾遂上其書又其書東京以下諸儒皆不曾見衛宏作古文訓
預注左氏遊或注孟子兄
引此書文並注云逸書 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謨一五子
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大甲
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九咸有一德十
命十九說命之命二十周官二十
十仁祖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
之二十八篇而去其僞泰誓又分舜典益稷盤庚中下冢
王之誥各自爲篇則爲今之五十八篇矣其舜典亡闕取
王肅本愼徽以下之書續之 陸氏釋文云梅賾上孔氏傳
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齊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焉齊明帝建武四年有詔
繼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
方輿者於大航頭得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
獻之朝議咸以爲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多
之劉炫遂以列諸本第然則今之尚書其今文古文皆有
之三十三篇固雜取伏生安國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於
梅賾舜典二十八字之出於姚方興又合兩一之孟子曰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於今日而益驗之矣

編舜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臯書無虞書而臯典亦夏書
也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而闇之臯典則序之

別爲舜典耳若堯典

公八年引虞書

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

七年引虞書

引戒之用休襄公五年引

公允哉

兩引念茲在茲二十八年引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公

六年引允出茲在茲大公

引官占惟先蔽志國語周內

史過引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而皆謂之夏書

則後之目爲虞書者贅矣

義言則融鄭玄王肅孫毓皆曰虞書以虞夏同科何

則記此書者必出於夏之史臣雖傳之自唐而潤色成文

不無待於後人者故篇首言曰若稽古以古爲言明非當

曰之記也世更三聖事同一家以夏之臣而追記二帝之事則言不謂之夏書而何夫惟以夏之臣而追記二帝之事則言堯可以見舜不若後人之史每帝立一本紀而後爲全書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承上文皐陶所陳一時之言也王益在應門之內承上文諸侯出廟門俟一時之事也序分爲兩篇者妄也

書序

益都孫寶侗仲愚謂書序爲後人僞作說書之名亦多不典至如左氏傳定四年祝佗告魯公以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分康叔以大呂武公之淵旌大大夏之鈞沽洗分唐叔以唐誥周書之三篇而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書亡爲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於百篇之內遂漏顯著是則不但書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其解命以伯禽爲書名伯禽之命尤爲切當今錄其說

正義曰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大常掌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

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明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今攷傳記引書並無序所云四十二篇之文則此篇名亦未可盡信也

豐熙僞尚書

五經得於秦火之餘其中固不能無錯誤學者不幸而生乎二千餘載之後信古而爾疑改其分也近世之說經者喜病乎好異以其說之異必人而不足以取信於是舍其經之訓詁而求之諸子百家之書猶未足也則舍近代之文而求之遠古又不足則舍中國之文而求之四海之外

如豐熙之古書世本尤可怪焉鄭人言出莫子明家藏之曰莫子明鮮才者嘗子封於朝鮮傳書古文曰帝堯之後子止後附洪範一篇曰徐市僞倭國本者徐市爲秦博士因李斯坑殺懼誅託言入海求僊盡載古書至島上立倭國即今日本是也二國所譯書其曾大父洞南政使慶錄得之以藏於家校宋歐陽永叔曰本刀歌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蓋昔時已有是說而葉少蘊固已疑之夫詩人寄興之辭豈必眞有其事哉日本之職貢於唐入矣自唐及宋歷代求書之詔不能得而二千載之後

慶乃得之其得之又未以獻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宋咸
曰本僧爺然以鄭康成注至曰篋子傳書古文自帝典至
孝經來獻不言有尚書　至曰篋子則不應別無一篇逸書而一一盡同於伏生孔安國
之所傳其曰後附洪範一篇逸書者蓋徒見左氏傳三引洪範
皆謂之商書文公五年引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成公六年
引三人占從二人襄公三年引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正直
人所誦故謂之商書　而不知正義曰篋子商
周史之記不得爲商人之書也禹貢以道山道水終於九
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經後緯之義也孔安國曰道順也
治山川首尾所在是自漢以來無異文史記夏本紀亦先九州而後道山道水五子之歌爲太

王者宗何不歟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哉敏平聲而亦之訓
都石經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尚書其今文三十四篇
無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攷而妄言之乙酉之歌乃是古文東晉
梅賾所上故左傳成公十六年引此書康誥作明不見
是圖哀公六年引惟予小子此書周語周單襄公引惟予一人此書
書周語周單襄公引肆予冲人此書　夫天子
公引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卓昭解亦以爲逸書　夫天子
失官學在四裔使果有廢編斷簡可以裨經文而助聖道
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無益於經而徒
爲異以惑人則其於學也亦謂之異端而已愚因歎夫昔
之君子遵守經文雖章句先後之間猶不敢輒改故元行

冲泰明皇之首用魏徵所注類禮撰爲疏義成書上進而爲張說所駁謂章句隔絕有乖舊本竟不得立於學宮夫禮記二戴所錄非夫子所刪況其篇目之次元無深義而魏徵所注則又本之孫炎字叔然以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詔旨而不能奪經生之所守蓋唐人之於經傳其嚴也如此故啖助之於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獨得而史氏猶譏其一本所承自用名學謂後生詭辨爲助所階乃近代之人其於讀經鹵莽滅裂不及昔人遠甚又無先儒爲之據依而師心妄作刊傳記未已也進而改文字矣此陸游所致嘆於宋人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歷後諸儒發明經旨不啻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鮮征誅而公論不滿甚徐彷有言今汲汲談至謂洪範非箕子之作　通鑑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讀意說爲得學輕侮前儒以成俗陋呼此學者所宜深戒者豐熙之徒又不足論也近有謂得朝鮮本尚書於洪範八政之末添多五字二字者按元王禕中堂事記中統二年高麗世子禃來朝宴於中書省問曰傳聞汝邦有古文尚書及海外異書否曰與中國不殊是知此五十二字者亦僞撰也漢東萊張霸僞造尚書百二篇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次有弟子尉氏樊並詔存其書後樊並謀反乃翻其書而

漏逸書嘉禾篇有周公奉嗇立干唐昭延登贊曰假王撫政之語莽遂依之以稱居攝是知惑世之術大學之教禁於未發者其必先之矣

336123

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

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詩譜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鄭箋詩之入樂者也即以下十五國之附於二南之後而謂之風鶉鶉以下六篇之附於豳而亦謂之豳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入樂者也（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儀申公毛公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

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是幽王之變大雅正義曰變者遷易之名節所用或陸事類而歌又起歸謝之後衆和常用今變而播之於樂如衛公使大師歌功言之卒章是也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朱子曰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王化之正雅之正雅頌之作以言時政之得失而勉勸以下則各繫其所感之人與事之本末而推言之以著夫治亂興衰之所由也但據程大昌之說則三南自謂之南而別立正風之目者非大昌之考

宋時人著詩論一十七篇朱子當日或未見

四詩

周南召南南也非風也豳譜之豳雖周禮豳雅頌爲四詩而非風也南豳雅頌爲四詩之本序也宋程大昌詩論無國風之目然禮記曰論語曰詩言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即謂自此至曹詩共二國爲風無害

孔子刪詩

孔子刪詩所以存列國之風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欲觀民風而黎札聽之以知其國之興衰

正以二者之並陳故可以觀可以驗世非二帝時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風有貞而無淫有治而無亂也文王之化被於南國而北鄙殺伐之聲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詩存而入夫子之刪必將存南音以繫文王之風存北音以繫紂之風而不容於汲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刺不刪鄭風也叔于田爲譽叔之辭揚之水爲警戒之語夫子不刪著亂本也淫奔之所以志其風之甚也一國皆淫而中有不變者焉則亦錄之不一而止矣

之將仲子畏人自也女曰雞鳴相警以勤生也由其貞潔不

不喪亡色也衡門不願外也遲遲舒緩之意者此夫子之所謂訓也後之拘儒不達此旨乃謂鄭人之詩作不當錄於聖人之經是何說歟唐太子引謂詞臣曰卿等當載於春秋之策乎（舊唐書高宗諸子傳）黃氏日鈔國風之用於燕享者惟豳風之風未嘗被之樂也夫子之所言正者雅頌之中之詩明言淫奔東門乃爲之詩而指爲其人乃爲之詩而指爲其事以示之矣

眞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選詩一堛千古之胸臆之巨

盲瞽病其以理爲宗不得詩人之趣乱如古詩十九首非一人之作而漢代之風畧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刪者讀之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蓑何以異乎唐詩出有標注

篇良人惟古歡狂爲惠前綏蓋亦邶詩雄雉于飛之義牟牛織女意昉大東免絲女蘿情同南山竹十九作中無甚優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嚴爲繩削雖齊胎明之柱恐失國風之義六代浮誰固當交落使徐庾不得爲人陳隋不得爲代無乃太甚豈非執瑾之過乎

何彼穠矣

山堂攷索載梓氏曰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詩而東周亦兼焉據何彼穠矣之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敬姜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齊侯子謚於齊襄公莊公平王孫齊侯子謚何彼穠矣五篇同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莊公王姬桓王之女莊公之五年書王姬歸于齊莊公王姬桓王之女莊公之三年又書王姬歸于齊莊公王姬桓王之女則所嫁王靈當是姊妹而侯之子即襲公之子亦必桓王之女也一於此矣說者必欲以爲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之王齊爲齊一之侯與書言爲齊侯之子按成王時齊侯則太公也正祀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按成王時齊侯則太公也而以武王之女適其子定姻易爲遠哉正顧命丁公始見於經而去武王三十餘年又必無未笄之女矣武孃詩人欲言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邶衛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美孃侯取妻則曰汾王之甥孃兮之

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能有容色之盛而肅雝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豈王姬之車胡不肅雝乎是譏之也按此說桓王女平王孫嫁桓王之事其曰刺詩於義未允蓋詩自邶鄘以訖於檜曹皆文公之詩則用之鄉黨廟所陳者也其中有美有刺若王姬之車之為卿緦用之為朝繁用之為房中樂而鼓鐘之為樂兼用之為祭祀賓客謂以雅以南春秋傳所謂象箾南籥文王世子所謂胥鼓南者也安得有刺此必東周之後其詩可以存二南之義者而聖人附之於篇者也且自平王之東周德日以衰矣之取繻葛之戰幾無以令於是王姬下嫁之時猶能以樹援於齊以結兄弟之國且其下嫁之時猶能以尋盟府之隆言幾昏姻之禮有可取焉聖人安得不錄之舊典而容色之盛肅雝之備有可取焉聖人安得不錄之以示興周道於東方之義乎春秋襄十五年書劉夏逆王后于齊亦此意

東周以後之詩得附二南者唯此一篇而已後之儒者乃疑之而為是紛紛之說是烏知聖人之意哉或曰詩之所言但稱其容色何也曰古者婦有四德而容其一也言其

容則德可知矣說苑引書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莊敬婦人之所以蔡敬婦人之德其形容而野麤之氣亦多有譽其姿色者焉

之詩美君夫人者至無所不極其形容而野麤之氣亦多有譽其姿色者焉

云有女婉王則用人為妃主稱汝有

隸釋載郭輔碑云有四男三女咸高賢敏婦漢魏間人作已如此

此為諱而不道乎夫婦人倫之本治國之本也詩之

齊詩員之國太公之後先王以周治諸侯之本也詩之

御附於南者乃此令是則東周以後事無可稱而民間之

諷刺皆屬之王風矣況二南之與王風其來自別宣王之

世未嘗無雅則平王以下豈遂無國風哉蓋以者男詩志舊矣

而彼獨矣以莊王之事而附於召南其與文侯之命以

王之事而附於書一也

邶鄘衛

邶鄘衛本三監之地自康叔之封未久而統於衛矣采詩

者猶存其舊名謂之邶鄘衛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

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殷分其畿內為三

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

商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

邶鄘之民於雒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

邶鄘衛總名也不當分其篇為邶某篇為鄘某篇為衛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而爲三者漢儒之誤以此詩之簡徵之而非夫子之舊也觀小雅六笙詩毛公以爲王燕詩以爲管則今詩之次序多出於漢儒也

秦誓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而作十九年李札觀樂於魯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而尊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之言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詩今爲邶之首篇乃不曰邶而曰邶鄘衛專言之則曰衛一也猶言殷商言荊楚云爾

嘗考西周之時故有邶鄘之詩及平王之亡爾雅之職猶不敢廢其名乎然名雖循而節則今異矣

邶鄘之民於雒邑則爲王之世民無邶鄘

邶鄘之亡久矣故大師但有其名而三國同風無非衛人之作檜左傳作鄶之亡未久而詩尚存故別於鄭而名曰檜風之篇其西周末年之詩乎曰平故曰之時蘇氏以檜詩皆爲鄭作非也

邶鄘衛三國也非三監也殷之時邦畿千里周則分之爲三國今其相距不過百餘里如地理志所言於百里之間而立此三監又並武庚而爲一監者非也宋陳傅良說

詩文叔書以爲自荊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岡管叔管城霍所謂太霍山也其餘地廣不得爲邶鄘衛矣

衛祀

衛許二國

詩匏有苦風雨載驅之詩錄於鄘衛無嵐而式微旄丘之詩錄於邶鄘人關關之音興滅之心形於諸姑伯姊之禮猶禮之書伯兄也貴爲小君而妻諫以下其衆妾此所謂其聲之缺不如其娣者也

王事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凡交於大國朝聘會盟征伐之事謂之王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鄭子展曰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雖敢寧處敬事皆是以備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齊大記曰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陣又曰君薨大記既葬與人立政入於國冢卒哭斬衰王政入於國冢卒哭斬衰王事其國之事謂之政事

朝聘於西

朝聘于西蒙蒯其雨朱子引周禮大行人注以聘爲虹是也

謂不終朝而雨止則未然諺曰東虹晴西虹雨其雨若出虹螮蝀亂之亥無論雨晴而皆非天地之正氣楚子登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所謂南異者也

邶鄘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維周王撫萬邦巡侯甸而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於商者故都者則繫之紂王亦周初大師之本名焉耳劉先生之言亦猶邶鄘衛本商之畿內亦序王之七其采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國王驥山之禍先王之詩蓋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以名也詩變而大師之本名亦不改變此十二國之所以猶存其舊也先儒謂王之名不當於列國而爲之說　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晉范甯春秋穀梁傳序　誤矣

自幽王以上大師所陳之詩亡矣春秋時君卿大夫之賦詩無及之者此孔子之所以不得見也是故詩無正風

二南也豳也小大雅也比西周之詩也至於豳王而止彼檜矣爲平王以後之詩其餘十二國風則東周之詩也正者之迹熄而詩亡西周之詩亡也詩亡而列國之事迹不可得而見

於是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出焉是之謂詩亡然後
春秋作也周頌西周之詩也魯頌東周之詩也成康之世
魯豈無詩而今亦已亡矣故曰詩亡也其作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關以頌則固未嘗亡也

日之夕矣

雞棲于埘曰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當歸之時也至是而不歸如之何勿思也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曰之夕矣則不來則其婦思之矣

出而晚歸則其母望之矣夜居于外則其友弔之

檀弓於文曰夕爲遲（晚文）（解於傳）是以檀弓無下夜之賓衢路有宿行之辱故曰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耳

閒至於酒德衰而酣身長夜宮室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氣乖而晦明之節亂矣

大車

豈不爾思畏子不奔民免而無恥也

有恥且格也

鄭

自邶至曹皆周初大師之次序先邶鄘衛殷之故都也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之以王周東都也何以知其爲周初之次序邶鄘也晉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幽王其名於大師而列於諸國之先者鄭亦王畿之內也故次於王也桓公之時其詩不存故首緇衣也

楚吳諸國無詩

吳楚之無詩以其僭王而叛之與非也太師之本無也若之先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惟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而周無分[illegible]左氏傳昭公十二年[illegible]晉韓簡子論鼓鞮不賦鄭子皮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況於吳自壽夢以來通中國者乎滕薛之無詩鄫邾莒之無詩杞宋之無詩有司失其傳爾

豳

自周南至豳統謂之國風此先儒之說程泰之辨之詳矣豳詩不屬於國風周世之頌無豳此非太師所采周公攝王業之始作爲七月之詩蒸嘗而用之祈報之事周禮籥章掌逆暑迎寒則歙豳詩祈年於田祖則歙豳雅蜡則歙豳頌豳雪山王氏曰此一詩而三用也諸篇章之兩詩以鼓節

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凡無
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濟量凡和
詩樂其以器和鳴鸞以下或周公之作或爲周公而作則
皆附於周爲雖不以合樂然與二南同爲有周盛時之詩
非東周以後列國之風也故他無節附

言私其豵

兩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先私而後公也自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人之
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勑爲之禁非惟勑禁

逸而愉之建國親侯胙土命氏書其分器合天下之財
成天下之公此所以爲王政也言賞賜之訓則曰以爵
爲祿然而祿足以代其耕田足以養其室人之論又所以愉其私也此義不明久矣世之君子
必曰有公而無私此後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訓矣

承筐是將

君子不親貨賄束帛戔戔實諸篚非惟盡節之道亦所
以遠財而養耻也萬歷以後士大夫交際多用白金乃至
封諸書冊之間進自閤人迎手令則親呈坐上徑出懷中

交收不假他人茶話無非此物衣冠而爲甍棟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若乃拾遺金而對管寧倚被囊而酬溫嶠會無嫚色了不關情固其宜也然則先王制爲管攝之文者豈非禁於未然之前而示人以遠財之義者乎以此坊民民猶輕禮而重貨

聲無不宜

磬無不宜宜室家宜兄弟宜子孫宜民人也吉鑄爲偉是用孝享禴祀烝嘗于公先王以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夫使機智日生而姦僞前起上下交征不利安神矣合而降福乎有起信險詖之族則高后繇繇邪辟有毒張爲幻之民則嗣王罔攸克壽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麗商樸女童五下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於神明矣然則所天永命之實必在於觀民而斲雕爲樸其變何由則必以厚生爲本

孳孳庶人也百姓百官也民之質矣兼百官與庶人而言猶曰人之生也直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小人所辟

小人所辟古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故家子弟
人國守衣裳五人廝養五人樵汲五人皆司馬法隨車而動如
定之辟也傳曰辟辟也箋曰辟當作芘皆未是步乘相資短長相衛行止相
扶此所以爲節制之師也繻葛之戰鄭原繁高渠彌以中
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卒不陷車遂
部輔斯已異矣古時營陳過闕處以車之幸也車
百八十二乘法也乘謂車名車三人
[illegible]十乘法游中軍[illegible]名車三人
行之乘爲三伍古乘車三人今
時伍分爲三伍爲五
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偏爲前非專
任步卒以取捷速然亦必山林險阻之地而後可用也步
不當騎於是趙武靈王爲變服騎射之令而後世西之所
以取勝於敵者益輕益速而一切塗地亦無乃自斥然後
知車戰之爲最善矣
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車戰之時未有斬首至於累萬者
車戰廢而首功興矣先王之用兵殺之而已不期於多殺
也殺人之中又有禮焉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不亦宜乎
宋沈括對神宗言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

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北
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

變雅

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宣王中興之作何以爲變雅乎采芑
傳曰言周室之强車服之美也言其勇夫武有本其敬大勤民
不足觀夫鹿鳴以下諸篇其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無不盡
當而未嘗有夸大之辭大雅之過於武者本其敬大勤民
之意至其言伐玁之功攘矣夫夸而
然則宣王之詩亦有愧於前人者矣
一苛而周

遂亡鳴呼此太子晉所以諫景王而
禍固不待洛水之憂靳尤之刺而後見之也

太原

薛伐獯鬻至于太原毛鄭皆不解其地
南縣者始於朱子呂氏讀詩記
太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
而周之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
經文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於逆陽注涇陽
縣屬安定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縣西四十里經陽故城是也然則太原當即今之平凉而後魏立爲原州唐貞觀中置行原州於臺高縣元和三年又徙治平高縣德元年十九年徙治平凉元和三年又徙治臨涇大中三年收復關隴諸道計周人之禦獯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幸五百里豈有蕩舟西來兵從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閟國語宣王料民于太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爲戎狄之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又按漢書賈捐之言秦雖西不過閻蘇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皆是平涼而非晉陽也漢武帝築朔方都於秦但有

[illegible]原則其外有雁門雲中九原不得言不過也若書禹貢既修太原至于岳陽壺口治梁及岐既旅壺口治梁及岐既旅太原亭河馬相如上林賦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隱轔平陸長轂馬融廣成頌太原本曰原墓古人之葬地也

雲讀竹書紀年而知周之世有戎禍也蓋始於穆王之征大戎六師西指無不率服於是遷戎於太原年卷十七以禦武之兵而爲徒戎之事懿孝之世戎東侵厲王之時戎車屢征至夷王七年鄭伯爲帥伐太原之戎至於侖棘獲馬千匹則是昔日所西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徙者今爲寇而征之也宣王之世雖號中興三十三年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通鑑十年料民於太原十九年伐姜戎戰於千畝王師敗績其說後漢西羌之叛大畧相似幽王六年命伯士伯師尹出車彭彭四牡騤騤王事多難不遑啓處之言六年之戎王師敗績通鑑以爲周得中興之主而猶不免於東夷之患侯至與之結盟幽中之地戎得以整居其間而陝東之亂自遷戎于此一百七十六年而入寇（周語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弱）蓋宣王之世其患在宅而幽王之世其患在邇宅邇之安帝也幽王之世其患如彼宅宅之安帝也幽王之世其患如此故有一日之哉而三川之震驟漲之語皆當其時者也

然則宣王之功計亦不過攘之宣宗而周人之美宣亦猶魯人之頌僖也事劣而文侈矣書不盡言是以論其世也如毛公者豈非獨見其情於意言之表者哉共和以後多叫信蓋亦必有所傳其前則好事者爲之爾

莠言自口

莠言藏言也若鄭亳趙孟而伯有賦鴻雁之詩是也君子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卿每之態不及於小人讒浪之辭不加於鄭衛自世尚通方人安媟慢宋玉登牆之見淳于濊燭之歡遂乃作之君王傳之文字爲

其藏論敘爲美談以至執女手之言發自臨喪之際原壞墓祝辭
妃后之詠宣於待宴之餘郭舍於是搖頭而舞八風明矣
連臂而歌萬歲闔知去人倫無異禽獸孫紘見衛侯于郔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
言囂士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以糞土喻其言猶詩之羙
言也

皇父

王室方騷人心危懼皇父以冢國之大臣而營邑于向左傳
隱十一年鄭轘轅縣西有地名於是三有事之多藏者隨之而
厥民之有車馬者隨之而去矣蓋亦知西戎之已偏
而王室之將傾也以鄭桓公之賢且寄孥於虢鄶則其勝
之國孰可知然不顧君臣之義而先去以爲民望則皇父
實爲之首昔晉之王衍見中原已亂乃說東海王越以鎮
鄴爲荆州族弟敦爲青州謝之曰荆州有江漢之固青州
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鄙夫
之心亦千載而符合者乎

握粟出卜

古時用錢未廣詩書皆無貨錢之文而問卜者亦用粟蔑

初猶然史記曰者傳下而有不審不見奪糈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孔氏曰私人卑隸之屬也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故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周之衰也政以賄成而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左氏襄公十年傳又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進而服官而亦蕃曹是以亡不狥而縣貆魏是以削賤妨貴小加大古人列之六逆又不但仍叔之子議其年弱尹氏之嫡刺其材瓚而已自古國家吏道雜而多端未有不趨於危

亂者舉賢而慎名器豈非人主之所宜兢兢自守者乎

不醉反耳

爰書不誤不醉反耳所謂一國皆狂反以不狂者爲狂也以賓子之忠而不敢對紂之失日非況中材以下有之

尤而效之者乎卿士師師非度此商之所以亡蘭芷變而不芳芩蕙化而爲茅此楚之所以六千里而爲警人役也是以聖王重莍立之人而遠苟同之士係邦于未危

自此始

上天之載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而已其儀刑文王也仰之何爲哉卯之何亦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君子所以事天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而已

王欲玉女

民勞本名穆公諫王之辭乃託爲正意以感公卿百官若曰王之人莫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猶之賴子南叔而呼季友從事不均亦怨大夫所謂言之不聽謀之不臧威之曰予不汝虐仮若予所言是亦監前之事然威之曰予不汝虐仮若予所言是亦監前之事然威之曰予不汝虐仮若予所言是亦監前之事然

各故父訓其子曰無介意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且慎默積於中則職事廢於外噬嗄異斷之忌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謂終職而茹正者不達於時宜直官而行法者不通於事變是以殷最之文雖書而不實黜陟之典雖備而不行長慶羅點有云無所可否則曰得盡與世浮沈則曰有量樂告默已獨言則曰沽名衆皆喜己嫉擯則曰立異宋史陳瓘觀三子之言其於末俗之弊可謂深而言之於亡朝多吝吝之流士

爲巧言令色孔壬而後已然則亂政之所從生豈不在多所慫恿而竭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聞外事則假流言以中傷之窺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聞外事則假流言以中傷之若二叔之流言以間周公是也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解律光之讒以裴度之元勳而有百升明月之諫以裴度之元勳而有垣腹小兒之誦所謂流言以對者也如此則寇賊生乎內

流言以對

福璽多懿親即上章所云彊禦之臣也其心多所慫恿而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而怨語興乎下矣鄉鄉之難進脏者莫不謗令尹所薦僕
作候視者也孔氏疏采苓曰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使
小人也可不愼哉

申伯

申伯宣王之元舅也立功於周而前作嵩高之詩其篇
文爲幽王后無罪見黜申侯乃興犬戎攻殺幽王竹書紀年宣王
四十一年王錡敗于申乃未幾而申侯又爲楚所病戍申之詩作
於厲王之罪不同而其所以自取卻此宋左師之告華亥曰
方寵而宗室多人何有入亦與之何有讀二詩者宜徒論
二王之得失哉

德輶如毛

德輶如毛鄭箋云鴻言易舉也毛詩傳曰輶輕也
毛鄭之辨言易舉也輕之輔
歸往焉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
者

韓城

水經注聖水徑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徑韓城東詩傳曰

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蕞地形志范陽城非也魏書地形志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爲梁門今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城村即漢之方城縣也水經注亦云濕水徑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謂奕奕梁山者矣舊說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背民日武王子初封於韓其時召公封於北燕實爲同姓命以燕衆城之竊疑同州去燕二千餘里創命召公爲同姓掌邦北景地遠近興事任方亦當發民於近甸而已豈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爲築城者哉召伯營申亦曰因是謝人齊桓城邢不過朱賈一國而召誥庶殷攻位紮氏以爲此遷洛之民無役紂都之理此皆經中明證大全載朱子之言況其追其貊乃東北之夷而蹶父之靡國不到亦似謂韓土在北陲之遠也又放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實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離西亦姓韓爲衛滿所伐遷居海岱漢時去古未遠當有傳授今以水經注爲定

按毛傳梁山韓城皆不言其地鄭氏箋乃云梁山今在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

爲邑名焉左傳富辰言邪晉應韓武之穆也竹書襄王十四年晉人滅韓按左傳僖公十五年晉及秦伯戰于韓上言涉河下言及韓又曰寇深矣是韓在兩東亦非今之韓城也故杜氏解但云韓晉地今屬彼韓城燕師所完則千年晉人伐秦取少梁始得今屬秦之地益明戰于韓非此也至溥

鄭已自知其說之不通故訓燕爲安而曰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惟王肅以梁山爲涿郡方城縣之山而以燕爲燕國孫毓今於梁山則用鄭說於燕亦云今於

則用王說二者不可兼通而又改名公爲司空之說可謂甚難而實非矣又其迹其貊鄭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藏方掌四夷九貉即貊鄭志荅趙商云九貉即九夷是

又秋官貉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而漢時所謂濊貊者皆在東北史記貨殖傳燕東綰朝鮮眞番之利漢書武帝紀注服虔曰濊貊在辰韓之北高句麗沃沮之南東窮大海因於箕氏添足語云其後追也貊也爲獵狄所逼稍稍東遷此又可見箕氏之不自安而遷就其說也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陳法也古之善用師者能爲營而後能爲陳故曰師出以律又曰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管子霸國之謀且猶作內政以寄軍令使之耳目素習心志素定如山之不可動搖然後出而用

之若決水於千仞之谿矣

不弔不祥

威儀之不類賢人之喪亡婦寺之專橫皆國之不祥而日月之眚山川之變鳥獸草木之妖其小者也傳曰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故孔子對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爲俗之不祥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肖事長賤而不肖事貴不肖而不肖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而武王勝殷得二俘商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俘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一俘對曰此則妖也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子不孫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薨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西方往能而有時氣三年之疫然
後知古未見說有肥馬野有餓莩而能國者也

實始煎商

夫王業所興子祖甲之世能道未亡有商賢有勰商之學傳分
之世惟太甲小乙百餘年作詩之人特本其王迹所基而
後其子孫敬承之言命我之命我之言天也猶嚴節之
言天命文王受命文王受命敬祀天命也之也謂子曰予
臣之當沃命未絕謂嗣君當

謂紂能修之文終商之世無言殷鑑者而大戊之肅桑穀
之能懼湯祭天之見妖而修德者有二焉則知監於夏王
之爲諺上天而慄慄危懼茲率厥常之家法也商人名別而主
契不亦宜乎毫之嘗亳毛氏傳曰名鳥亂鳥也春分來鳥降
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嚳與之浴於郊
燕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名鳥至而生焉可謂稽史
舉之謬矣

敷奏其勇

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懾不竦若非大受之人鮮能當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下之重任雖不恐懼而失其常者此公孫丑所以有動心之問也升陴伐頁劍未有之事而不疑可謂天德之勇矣何以能之其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之謂乎

湯武身之也學湯之勇者宜何如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近之矣

魯頌商頌

詩之次序猶春秋之尊周其舊文述而不作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其神明之頌頌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頌之後者魯人詔之頌也商氏曰襄公時季孫行父禁周而史克作之然而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其神明之頌頌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頌之後者魯人詔之頌也商氏曰襄公時季孫行父禁周而史克作之然而世儒謂夫子刪詩之頌乎為不信也春秋書法則史不獨春秋也雖六經皆然今人以為聖人作書必有驚世絕俗之見此是以耳食欲務更宋史張方平傳此最學者之大病也

別錄之風何以無魯大師陳之周曰魯詩不譯之頌矣孔子魯人也從魯而頌之頌此即魯侯之書公孫而洋洋之文則周曰魯侯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高侯以在魯之後曰尊魯爲天子所正朔者是
宋之詩也商則先代之詩故於湯孫奮武
則於正稽解之
後則其說詳
詩序

詩之世次固不可信今詩本未敢言之亮大綱與詩言之亮大綱與詩言之
於後序者不得其說而并舉事實以實之
矣案春秋莊公薨子般立閔公薨子啓立
三君皆死於非命而桓獨安然終其天年
則魯人之頌桓固宜其無貶詞也

子路作也而次於後蓋亦頌之後耳而
次於前朱子曰乃傳曰此詩當
作邕而次於前朱子曰乃傳曰此詩當
作邕而次於前朱子曰乃傳曰此詩當
作邕而

菊花見晉陶淵明今但之詩已失名人之次律夫子所
謂雜類名物甚於所著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